

# 對韓國學生的漢語聲調教學探索

王立傑\*

---

◁ 目次 ▷

I. 緒論

III. 聲調偏誤的根源

II. 強調聲調意識

IV. 教學方法

---

## I. 緒論

來華的外國留學生，在中國學習一年，大概500個學時左右，一般說來，處在漢語環境里，基本會話應該沒有問題了，可是事實並不是這樣，他們大部分還是南腔北調，就是學習四年的本科生，語音方面出現最多的錯誤也是聲調上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普遍的反嘆是漢語的聲調太難，學生們的聲調錯誤太多。到底漢語的聲調教學怎麼進行好呢？學生的頑固的聲調錯誤還有沒有糾正的必要呢？本人試圖根據自己的教學試驗進行一下探索。

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跟沒有聲調的語言相比，它的聲調很特殊，每個音節都以一個相對固定的調值收音。就是說，說漢語時必須把每個音節的聲調發足，發準，這樣纔形成了漢語語調的抑揚頓挫，使得漢語聽起來很有節奏，而不是像其他連音現象很強的語言，如果沒有停頓的話，聽起來幾乎分不清音節，例如韓國學生的母語，韓國語，雖然也很婉轉動聽，但是隻有由音強決定的輕重變化，連音現象極多，因此韓國學生就自作主張地把漢語讀成有起有伏的調子，久而久之，個別字聲調的錯誤就變成普遍性的同類聲調的錯誤了。這種發音錯誤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就會固定下來，成為頑固性的錯誤，而且極難糾正。隨著學習的深入，內容越來越難，學習者的熱情受挫，就更不願意糾正以前形成的錯誤了，真的是積重難返，難上加難了。

這樣說來，這樣的錯誤還要不要糾正呢？本人認為，對於入校參加正規的語言訓練的學生來說，無論是從交際還是從審美的角度，準確的發音都是很必要的，我們的

---

\* 忠清大學 中國語通譯科 交換教授，天津商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 教授。

節奏優美的漢語不應該是洋腔洋調，甚至是怪腔怪調的。有對外漢語教學經驗的教師都會發現，學生們所說的漢語常常是隻有其任課教師纔聽得懂。學生們也常常反映：我們也隻能聽懂老師說的漢語，跟別的中國人說話的時候很難達到交際目的，就是說教師已經適應了這種“洋腔洋調和怪腔怪調”。所以對於對外漢語教師來說，克服這種適應，敏感地發現並及時糾正聲調錯誤是很關鍵的。當然要求學習者的語音完美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因為難就姑息這種錯誤，置之不理是對聲調及語音教學的低調處理。因而對外漢語教學的聲調教學還任重道遠啊。

## II. 強調聲調意識

世界上的語音雖然纒差萬別，但無非是元音和輔音的不同組合，尤其是元音。無論是漢語的a、o、e、i、u和英語的a、e、i、o、u，還是韓國語的아、이、오、우、으、어，或者其他語言的元音，都隻是發音部位稍有區別而已，教學中加以強調的話，學生們很快就能掌握。輔音比元音更容易掌握，因為大多數情況下輔音都是要跟元音結合在一起纔能進入語言來表意的，獨力性較差，發音錯誤比起聲調方面的錯誤，相對來說還是少一點，學習者自己也容易發覺。可是漢語聲調就不那麼簡單了，儘管漢語的聲調有相對固定的調值，但以漢語為母語以外的漢語學習者對於聲調的掌握有很大困難。因而，建立起強烈的聲調意識是十分必要的。

韓國語沒有聲調，沒有像漢語這樣明顯的有固定調值的聲調。初次接觸漢語的聲調以後，覺得隻要把漢語讀成有高低起伏的調子就可以了。這是一個誤區。漢語的聲調其實是語音中的一種音位，有着重要的區別意義的作用，如趙元任先生所說，漢語的聲調“當語言里聲音高低的音位講，就是用聲帶顫動的頻率來分辨字的異同的音位”。在漢語語音結構中，聲、韻、調三者相比較，聲調傳遞的信息相當多。留學生一開始學習就會有深切的體會。關於“被子”[bèizi]和“杯子”[bēizi]的錯誤鬧出的笑話就很可能說明這一點了。因聲調錯誤造成的誤會及笑話幾乎不可勝數。正是因為如此，漢語的聲調纔顯得十分重要。也正是因為如此，韓國學生們纔覺得漢語的聲調特別難，所以在教學的一開始就要着重強調語調的作用，強化漢語學習者的聲調意識，不要讓初學者隻滿足于能很快開口說漢語，而是要在不十分影響交流積極性的前提下極力糾正聲調。

學習漢語時，聲調的準確與否直接影響交流，影響意義的表達。另外，學習外語好與不好的標準，語音當然是極為重要的一項，好聽不好聽很重要，尤其是漢語的聲調。正是因為這樣，學習者初學漢語時，會極力調動起發音器官的調節機製，極力發出漢語的聲調。同時又由于肌肉的僵化，調節會很吃力，學習了一段時間漢語之後，有了一點交際能力，心理上有了一點滿足，而且越學越難，初學時的熱情已大大減少，對於聲調的調節就會失于怠惰，起初發音標準的人還好說，但大多數人于是就形成了頑固的聲調錯誤。可是我們說過聲調是能區別意義的音位，不改正錯誤的聲調總是影響交際，所以，學習者自己也會感覺到聲調重要，自覺強化聲調意識。

人們用五度標調法表示漢語聲調的調值，即：55、35、214、51。其實這種描寫對於外國人來說是很模糊的。就算是精通音律的人也不能根據這“五度”學會漢語的四聲。再聰明的學生也隻能從語音老師（包括真正的老師和錄音）那里學會漢語的聲調。所以，從學生學習的一開始，教師和教材就要一直強調並提醒學生“注意聲調”，在學習者的頭腦中重重的打上“聲調”的“烙印”，在他們的語言中樞里建立起聲調的“指令—反映系統和反饋—接受系統”。<sup>1)</sup> 聲調意識的建立幾乎全靠老師來做了。

### III. 聲調偏誤的根源

首先，聲調錯誤產生的最根本最關鍵的原因是母語的幹擾。幼兒學習語言幾乎沒有這樣的問題。幼兒開始說話的時候，因為肌肉能力還不十分強，與標準的普通話發音可能會有差異，但是很靈活，調解起來很容易。而我們的韓國學生就不是這樣了，十幾年二十幾年的母語發音，使他們的肌肉幾乎定形了，正如著名語言學家薩皮爾所說：“雖然我們的耳朵對語音能做細緻的反應，我們發音器官的肌肉從幼年就已變得隻習慣于發出我們自己語言的傳統語音所需要的那些調節和調節系統了。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其他調節，由于沒有用過或由于逐漸淘汰，而永遠受到抑製。當然恢復這些被抑製的調節能力並沒有完全喪失。但是我學習外國語新音時所經歷的極度困難難以證明，在絕大多數，發音器官的自主控制已經出奇地僵化了。”<sup>2)</sup> 在學生學習了大約一年之後，由于口部肌肉的僵化，他們掌握的漢語是一種介于母語和漢語之

1) 北京語言學院編，(1980)《基礎漢語課本》外文出版社

2) 薩皮爾(美)，《語言論》，39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出版。

間的中介語。這種中介語聲調幾乎固定，改變的可能性很小。學生們疲于每天進行單調枯燥而且近乎是痛苦的發音訓練，急于用漢語交際的渴望，更使他們不願意花大力氣和很長時間去改變聲調了。

韓國語雖然沒有聲調，卻有類似漢語去聲的送氣緊音 $\text{フエス}$ ，這幾個緊音在韓國語中是有區別意義的音位，與鬆音是相對立的，所以韓國學生很注意這幾個音。漢語的去聲正好和這幾個緊音一樣，是前緊後鬆的降調趨勢。這樣的音對韓國學生學習漢語聲調有很大的負遷移作用。學生們總是用發這種音的方法來發漢語的聲調，於是總出錯。例如下面一組雙音節去聲的詞：

計劃 電視 愿意 但是 飯店  
繼續 半夜 確定 過去 地道

學生們大多數會把其中的一個或者兩個都發成“66”(五度標記法中沒有66，我這樣寫是因為學生發的音太高了)或者“55”。就是說，在學生的頭腦中漢語去聲的降調意識只是拉緊聲帶，而不是音高變化。

其次，漢語的聲調的確很難。漢語聲調是一種音位，它是由語音的音高決定的，而且是相對音高，這種相對音高很難把握。而且這種音高往往是复合的，從一個音以柔和的滑動的方式移動到另一個音。這種复合的相對音高是用比較的方法確定的同一基調的音高變化的幅度。<sup>3)</sup>在什麼樣的基礎上發音，發到什麼高度為止，這是需要一個很長時間的熟悉過程的。

對於學生們來說，掌握聲調音高模式並不難，其困難在於掌握不好相對音高。在模仿老師的發音時，每個單音節字調都很準確，可是雙音節以上的詞或短語迺至句子就容易出錯了。由於相對音高難於把握，所以，也很難把握“五度標調法”顯示的“度”。從聲音感知上很難判斷出一個人發出的是高平還是低平，是11、33還是55。升調、降調或者曲折調的升降程度很不容易分辨。人們實際說話時各個音節的調位的調值也不是十分固定的，一個調位也許會有幾個變體，如“電視”[diànshì]兩個都是去聲的音節，人們有可能讀成51、31或者42。諸如此類，其他聲調也會有幾個變體。一個音節單獨發音，與進入雙音節和多音節時的發音也會不太一樣。雙音節和多音節最后

3) 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80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一個字常出現的輕聲，就是最好的說明。例如：

知識 [zhīshi]	舒服 [shūfu]	方便 [fāngbian]	
漂亮 [piàoliang]	喜歡 [xǐhuan]	帶來 [dàilai]	拿去 [nǎqu]
回來 [huílai]	時候 [shíhou]	商量 [shāngliang]	

這樣的輕聲也是讓外國學生很頭疼的，有時詞典里標出的不是輕聲，可是，說話的時候却要變成輕聲。所以外國人說漢語，應該形成固定的音高模式，調型也不能錯，這樣纔是地道的漢語。

再有，漢語方言有很多，即使是差別比較小的同一方言區(如北方方言)的內部其聲調也各有不同，可是同一方言區的人基本上也能聽懂，這是因為人們處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熟知的語言環境(地理環境、人文環境和上下文環境)給人們相互勾通提供了很多有利因素，這就使人們對語音中任何一個單獨的因素，如元音、輔音、聲調等要求就可以降低，不符合普通話聲調也關係不大，這就是語言的羨餘特征之一。任何語言都有羨餘特征，漢語也不例外。漢語聲調的羨餘特征的百分比指數可能更高。韓國學生在學習了一段時間之後，形成了一種具有獨特風格的近似于漢語的語言系統，即中介語，包括介于母語和漢語之間的聲調，因為漢語聲調羨餘特征的存在，使得他們近似正確的聲調能維持交際，這樣就降低了他們改進聲調發音的進取心，所以聲調的錯誤就成為可以接受的了。

另外，如果不接觸學漢語的外國人，不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我們中國人自己不會覺得聲調難。因為聲調隻是漢語語音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正確地說出來，領會聲調表達的意思，這對中國人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我們的對漢語教材對聲調強調的力度還是不夠。

#### IV. 教學方法

理性主義者認為，語言教學的任務是開發語言的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從經驗主義的角度看語言的教學任務是培養正確的言語習慣(speech behavior)。筆者認為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應該兩者兼顧。人的聲帶是不會僵化的，每個人都能發出高低、長短不同的聲音來，其關鍵在於要能控制自己的聲帶，使之能靈活自

如地發出所需要的音高，並且要符合漢語的聲調系統，那就要進行嚴格的訓練。在語言教學中，語音教學絕不能忽視直觀模倣教學，即使是中高級階段的學習者也包括在內。教師的任務是教會學生如何訓練，讓學生的口部肌肉習慣於發漢語聲調時的緊張狀態。

漢語聲調儘管很難，但並不是學不會的。世界上各種語音的音高範圍幾乎是一緻的。所以任何人自身的音高範圍都足以滿足漢語聲調所需要的發音條件。早在20世紀50年代，殷煥先就說過：“模倣警報的聲音是人人都會的，我們如果在模倣警報聲音的時候，細心體會它的高、低、升、降，從里面提出橫、橫升、降、降四段來，用來比擬北京話里四個聲調，這對我們的學習會有相當好的幫助的。”<sup>4)</sup> 警報聲幾乎每個人都能模倣得很像，這就說明這些升降、起伏的音人們都發得出來，也就是說，漢語的聲調是能學會的，聲調的錯誤也是能改變的。人的聲帶具備這種調節能力。人所共知，韓國學生唱歌的水平是很高的，為什麼呢？據我觀察，不僅僅因為大韓民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還因為他們經常練習，滿大街的“노래방”就是證明，哪個大學生不是每周都去上一兩次“노래방”呢？如果學生們每周花上同樣的時間練習漢語聲調，相信進步一定會相當驚人的。

因為聲帶是我們看不見的，在給學生說明聲帶的緊張狀態時，不會韓國語的中國教師有很大困難，所以我們上課時可以帶一根橡皮筋，用它來代表聲帶，演示發四聲時聲帶的緊張狀態。前文我們說過，決定聲調的音高是相對的，所以，為了讓學生更好地掌握每個聲調的起迄點，使用橡皮筋的時候要先在黑板上劃一條基準線。當然現代計算機技術很容易把這個過程演示出來，但不如上課現場表演生動，這裡隻是簡單介紹一下教學原理。

漢語第一聲陰平，聲帶保持均衡的緊張狀態，從頭到尾用力都是一樣的。老師可以一邊發“一聲”，一邊用力均衡地慢慢地把橡皮筋平直拉開，一般韓國學生註意了開頭“緊”，卻不能持久，發成了前緊後鬆的去聲。例如象“明天”(míngtiān)一類“二聲+一聲”(35+55)的詞，學生常常發成“二聲+四聲”(35+51)。另一個錯誤是音高不夠，達不到“55”。當然，不是每個人的聲音都一樣，但是在開始學習的時候，一定要監督

4) 殷煥先，〈字調和語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

學生盡量達到這一高度。這時候，老師也可用橡皮筋把學生發音的狀態表現出來，經過比較學生就能領會到自己應該怎樣發音了。例如教師可以利用下面一組詞進行練習。

今天(jīntiān) 聲音(shēngyīn) 星期(xīngqī) 攻擊(gōngjī)  
 參加(cānjiā) 發出(fāchū) 翻身(fānshēn) 深山(shēnshān)  
 歡欣(huānxīn) 新鮮(xīnxiān)

第二聲陽平學生常犯的錯誤是音高過高，而且常常上不去。這個錯誤產生的原因在於我們漢語四聲的安排順序上。初學漢語時，學生在發了第一聲以後，聲帶還沒鬆弛下來，就在一聲55的基礎上發出第二聲，結果唱出了“高八度”的音節，學生們覺得很艱難，其實這樣的聲音對任何人來說都很難，我們聽起來也很難受。所以我們教學時應該調節一下“四聲”的教學順序，把陽平放在去聲的後面，發第四聲後聲音已經降下來，聲帶也鬆弛下來了，這時候再發第二聲，從低到高就好得多了。其變化過程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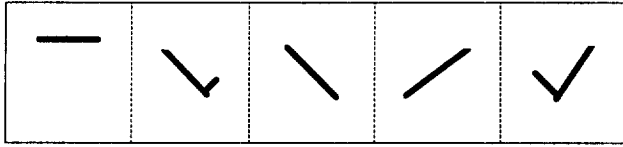


下面的一組詞就有助於練習第二聲。例如：

去年(qián) 大學(dàxué) 性格(xìnggé) 畫圖(huàtú) 睡着(shuìzháo)  
 認為(rènwéi) 太陽(tàiyáng) 稻田(dàotián) 字詞(zìcí) 幼年(yòuniá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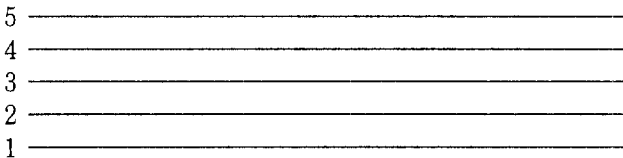
趙金銘先生提出以“陰平—半上—去聲—陽平—全上”<sup>5)</sup>來進行對外教學。聲調起伏狀態如下圖所示。

5) 趙金銘，《漢語研究與對外漢語教學》，211頁 語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



本人也進行了嘗試，發現這樣的順序確實對初學漢語的韓國學生發準漢語四聲有幫助。隻是有一個問題，就是順序的名稱問題。以“一二三四聲”來稱呼四個聲調，我們已經很習慣了，一、二、三、四的這個順序也容易記憶，只好在學生發準每個聲調，并形成自身的相對音高以后，再把順序調整回來吧。

第三聲出現的錯誤是聲調錯誤中占比例最大的。其原因也是教師們分析得最多的。當然其主要原因是全上聲和半上聲問題。有人說再設立一個聲調，可是這樣不可以，因為發半上聲的字的本音都是全上聲。所以還是要勞動我們的教師們多費些口舌。不過對初學者教授“五個聲調”確實是極好的辦法。只是對教師難了一點兒，因為發單個半上聲我們也很難以初始音高發出來。對於半上聲，本人覺得除了強調它是低降調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半上聲很短，幾乎是一帶而過，馬上過渡到后面的一聲、二聲、四聲或輕聲。其變化過程是這樣的：



筆者這樣強調以后的教學效果也很不錯，例如可以利用下面一組詞來做半三聲的練習。

很多(hěnduō)	很難(hěnnán)	很重(hěnzòng)	早上(zǎoshang)
很高(hěngāo)	以前(yǐqián)	請進(qǐngjìn)	奶奶(niǎnai)
請說(qǐngshuō)	起床(qǐchuáng)	請坐(qǐngzuò)	姥姥(lǎolao)
老師(lǎoshī)	語言(yǔyán)	請問(qǐngwèn)	姐姐(jiějie)



經過長期訓練學生對這個短而低降的調子就能熟悉了。

趙金銘先生提到的順序很重要，半上聲要在全上聲之前教，因為筆者發現韓國學生的全上聲降不下去，學生先發去聲，把音高降下去，聲帶鬆弛下來，然后是陽平，陽平的尾音使聲帶拉緊，最后是全上聲，恰好是一降（低降）一升，對學生來說容易一些。

我們在教授漢語第四聲——去聲的手勢是用力擱右下劃一下，就想給這個字標上調號一樣。在對韓國人的教學中，筆者發現這個手勢起了負面作用，重重一劃強調了發去聲的肌肉緊張，卻沒有把它的音高變化範圍強調出來，肌肉的先緊後鬆的變化過程也沒有表現出來，於是學生肌肉高度緊張，發出的音比“55”還高的陰平，結果越是反復使用這個手勢，學生的平聲越高，看到學生伸長脖子，瞪大眼睛費力地加重音強，本人改變了手勢，用手輕輕地慢慢地從上擱下劃，同時嘴里把第四聲拉長聲音發出來，在這個過程中，第四聲的音高變化就明顯體現出來了，學生也因此體會到了第四聲的音高變化，這樣試過幾次之后，效果很好。

輕聲雖然不包括在漢語“四聲”里，可是在漢語普通話里所占的比例很大，在漢語語音中也很重要。但外國學生也很難把握。教師可以進行一下總結，把漢語輕聲的規律歸納一下，例如說，漢語的趨向補語“來”“去”“上”“下”，句末語氣詞“嘛”“嗎”“呢”“吧”等，名詞后綴“子”“頭”（例如：桌子，椅子等），結構助詞“的”“地”“得”等。對初學者來說，理解這些輕聲的意義雖然還很難，但是這樣的歸納，無論是對起初的輕聲語音訓練，還是對以后的語法意義學習都是有好處的。

當然，這樣原理其實可能每位教師都早以熟知了，我在這裏也許隻是贅述。而且老師再努力也代替不了學生，關鍵還是讓學生自己多多練習，形成準確漢語聲調的音高範圍。總之，對韓國學生進行漢語教學時，教師一定要註意手勢，千萬不能用力，因為韓國語里由輔音收音的字音都是要強調音強的，所以為了避免學生誤會，我們的手勢一定要輕，要柔和，讓學生感受到音高變化，而不是加重音強。這一點很重要，再就是對初學者拉長聲音也是很有效的辦法。

### 【參考書目】

- 林濤, 〈語音教學和字音教學〉, 上海教育出版社, 〈語言教學與研究〉, 1980年出版.  
趙元任, 〈北京口語語法〉, 商務印書館, 1979年出版.  
趙元任, 〈語言問題〉, 商務印書館, 1980年出版.  
趙金銘, 〈漢語研究與對外漢語教學〉, 語文出版社, 1997年出版.  
黃伯榮、廖序東, 〈現代漢語〉,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3年出版.  
薩皮爾(美), 〈語言論〉, 商務印書館, 1985年出版.

### 【韓文提要】

성조는 중국어를 배우고자 하는 학습자에게 있어서 가장 큰 어려운 부분이며, 가장 많이 틀리는 부분이다. 이 때문에 중국어 교육에 있어서도 많은 어려움이 있다. 이에 본고에서는 1. 성조의식 강조, 2. 근본적인 착오 분석, 3. 교육 방법 등 세 방향에서 중국어 성조 교육에 대한 초보적인 탐색을 통하여 중국어 교육자들에게 도움을 주고자 한다.

### 【주제어】

聲調, 音高範圍, 相對音高